

王克明 著

听见古代

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听见古代

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

王克明 著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听见古代: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王克明著.—北京:
中华书局,2007

ISBN 978-7-101-05358-6

I.听… II.王… III.西北方言-方言研究-陕北
地区 IV.H1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2731 号

书 名 听见古代——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

著 者 王克明

责任编辑 王 勉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 //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35½ 插页 2 字数 719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5358-6/H·280

定 价 58.00 元



前言

陕北人说古代话？

38年前，初到陕北余家沟，所闻言语，叽哩咕噜，似一派“胡”言。我们张口说话，村民就答“害怕”。不知所怕何来。后来才知道，不是“害怕”，而是“解不下”，念“害不哈(hà)”，意思是“不懂”。把不懂说成“害不哈(hà)”，当时听来，简直就是另一种语言。

农民聊天儿，口无遮拦。女知青在一旁听农民说到“尻(gài)老”，好奇问之。“尻老”在现在的陕北话里，指妻子有外遇的人，意思相当于“戴绿帽子的男人”。见问，农民尴尬，随便应付：“念过高中的就是尻老。”不料，女知青欣喜，说她哥哥姐姐都是尻老，她一些亲戚也是尻老。传闻又有女知青听农民说到“合(ri)板子”，问词义。这个词是说交媾，农民更不好作答。追问之下，信口胡说：“合板子就是吃肉。”女知青竟高兴，说：“我昨天才合了板子，现在最想的事儿还是合板子。”

在悬崖边上砍柴时，李培义掉入山水冲刷成的深坑——天窖。同行的陈京生高喊救人：“李培义掉下去啦！李培义掉下去啦！”不远处有农民，直腰张望，并不救人。后来发觉语气紧张，才至跟前。原来，余家沟人没听懂这个“掉”。陕北所说，“掉”是丢失，“吊”是用绳坠。摔，乡亲说“踢(tàng)”。如果高喊“踢下去了”，肯定紧急救人。说成“掉下去了”，乡亲们想：吊下去了，干吗不吊上来？

春耕开始，每天早上，邻居会拍打我们窑洞的木门，叫醒我们：“队长呐喊了，起！”那时我们知道鲁迅有著作名《呐喊》，知道那词古老，不禁疑惑：陕北人说古代话？

我是普通话一分子。年少时，说话所用词汇，大概只有被确认的现代汉语词汇的一小部分，还有些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文革词语。突然进入一个方言世界，周围一切，不知所云，心生恐慌。于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习说话。青年时代，山间10年，自觉陕北话已俨如母语方言。

1976年，我还在余家沟学大寨。8月，不记得是为甚，我从余家沟步行4个钟头，进了延安城。钻进延安新华书店，在那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乱世年代，竟购得一本新印古版书——文物出版社的元代东山书院刻本影印平装《元刊梦溪笔谈》，1975年12月版，1.60元。这本书的出版说明称，作者沈括是宋代法家，我想，这是他的著作居然在文革中还能原样儿面世的原因。售货员在封底盖上了延

安宝塔山的图章，以证明书已付款。回村后，虽看不太懂，也不时把油灯挑亮，学习几页。

旧时，陕北农家为使锅台美观，常把捏碎的鸡蛋壳镶在上面，星星点点，很是活跃。听乡亲说：“灶火跟前焊些儿鸡蛋壳壳，教好看些儿。”我纳闷：无焊枪焊条，何以焊之？鸡蛋壳壳，又何必焊之？及读沈括，方知为“陷（hàn）”，镶嵌而已。又，常听乡亲们管崖立面、墙面叫“裱裱”，不明就里。也是读了沈括，才知是“洼”。

小时候总以为古代人说的话，都远在历史深处，黑咕隆咚。当知道我生活中的陕北方言，竟还说着沈括说的话，我对陕北话产生了一种敬意，发生了对陕北话的朦胧兴趣。之后，时常记录一二。回北京后，也未中断，常和曾经一块儿插队的朋友议论陕北话，也常回余家沟，至今已十数次。并两度游历陕北，直出“西口”，达贺兰山。

1989年下半年，曾与我在同一条山沟里插队的王新华，将他手记的《陕北词语200条》送给我，说我在陕北呆的时间长，能整理出更多的东西。那里面有简洁的词义注释。后来，我搜翻笔记，添加积累，成就了本书发端。王新华博士对陕北话情有独钟。有时，他见到陕北老乡，听到一个不熟悉的词儿，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延安，都打一个电话告诉我，兴高采烈地问：“哈，这词儿你知道吗？”

到现在，我随手记录的陕北特色口语词语，有3900条。我记录的原则是我自己听到的、我个人生活中用到的，并且普通话口语不用（包括少数词同而语义与普通话不完全相同者）的词语，书里看到的不算。这两年看到语言学家的优秀著作——刘育林、安宇柱的《陕北方言词典》、邢向东的《神木方言研究》，里面有很多熟悉的、我已经记录下来的词，也收有很多我闻所未闻的词。尤其是看到邢向东先生收集的大量4字格民间成语，我叹为观止：在陕北，我毕竟是个外来人口，陕北话实际上远未成为我的母语方言。

余家沟的文明

我收录的陕北词语和语句，一些是我跟延安、榆林等地的干部、职工和农民聊天所得，很多则出自余家沟村的几十位农民之口。

余家沟是延安的一个深山村庄，二三百人，由前余家沟、后余家沟和贺家山3个村落组成。后余家沟村落山上，有窑洞型古庙一座，内有释迦牟尼三世泥塑佛像，已经至少140年没有香火。三尊佛像保存较好，只是彩绘退色严重，塑制年代已不可考。传说这个村落古代曾居住黑、白二姓，但无从考证。只知140年前的清同治年间，余家沟曾在一次规模浩大的西北民族动乱中惨遭血洗，包括七八个村庄在内的30华里整条山沟，阒无一人。我在余家沟时，还见到喷溅在古窑洞墙壁上的陈年血迹。20世纪早期，余姓人家入住，凭空占地，捡得财富。余家沟由此得名，而古村庄名称，已经湮灭。后来者，或给余家揽工，或从余家手里购买土地。现在居民，最早到余家沟的是谷、贺、李三家。1928年谷家从榆林地区逃荒至此，给余家当长工。当时村中有古窑20孔。1929年，经余家同意，谷家人住其中几孔，至今已77年，不曾搬动。这批居民初到余家沟时，山沟里是平

展草滩，柳树成荫，几十年后已被山洪冲成数米深沟。1930年以后，陆续有逃荒者从延安以北的陕北一些地方移民至此。我插队年代，移民还在继续。那时，山村无电无通讯，进出山沟唯步行可达，没有外界文化影响。至今民俗古朴，民风淳朴。他们的语言，很大程度上具有陕北话的普遍代表性。

余家沟人生活中大量使用文言词汇。一批被现代汉语列为书面文言词语的词，农民整天挂在嘴上，如洼狭、蹭蹬、太半、门限、侑食、宾服、榖、聒、幸、斄、緇、援、憚、憊、憊、瘥、歿、嚙（谿）等等。还有很多早就被现代汉语忘了的祖宗词汇，也用于日常的生产、生活和交往，天天说着。如猪拱地说“猪厖地”，门关上说“门闩上”，剩饭叫“馊饭”，棺材叫“木椁”，考虑说“扪摸”，耕地说“耨地”，范围叫“榖”，林木叫“梢”，陷泥曰“范（塍）”，繁殖说“胤”。典型文言词语“许”“也”，整天挂在口头；“兮”“乎”之类，亦有残存。仅一个“死”的意思，陕北就有“歿”“老”“尸解”“命过”等词语。这些词语，也曾经整天从我嘴里冒出。那时年少，不以为然。后来，当意识到自己说的是一大群古代词语时，我惊愕不已。

记录陕北话的过程中，我产生了探源陕北词语的奢望，试图给这些词语找到有文字以来古代源头。不明其理，不知其用，兴趣使然。于是开始查阅工具书，又从工具书进入古代文献，学习有关知识，竟停不下来。然而，随着中国古代文献在我眼前日益广博，我越发明白，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书山字海阅读不完，寻根究底无穷无尽。凭我一人之力，可以字字查找，无望一一探源。

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些陕北话是我的生活，是我和余家沟的生活。在我眼里，它们是生动的艺术，是富有的文明。它们从遥远的古代走来，蹒跚沧海，文化厚重，加泥带土，沉沉甸甸。我把这种真实的话语端起放下，连缀成书，感觉是在慢慢讲述一段生活、一种民俗、一块土地、一页历史。我想，了解一个余家沟，了解一片陕北，了解一方文化发源地，谁都会对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奥久远，产生肃敬之意。

到现在，能找到古代出处的词语，近1500条。这里包括了很古老的词语，也包括了唐宋以来、乃至元代以降（近代汉语）的古白话里的词语。但这本书没从语音学着手。像陕北读“虹”为“将”，是现代汉语还认可的字音。而陕北读“铸”为“到”，就奇怪了。其实，《说文》注“铸”音：“寿声。”又注“铸”音：“寿声。”这就说明，“铸”和“铸”，两千年前，本来同音。“铸”说成“到”，不过是陕北人始终说着“铸”古时候的本来读音。这种只是读音不一样、普通话里日常还使用着相同词义的词，除个别有趣者，书里没收。书中收入的词汇，与普通话音不同者，用汉语拼音标注它们的读音或近似读音，未细究音值。汉语拼音能准确标注普通话读音，但不能准确反映很多方言读音。所以，有些语音差别甚大或须说明者，只好搬来国际音标，脚注于下。同时，尽可能跟古音和其他方言做点儿比较。脚注里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的拟音音标，和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东话、闽南话的音标，都引自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中华书局，1999年1月）一书。我想，陕北话里，一定还有点儿没解决的语音问题。但愿能引起语言学家、音韵学家的关注，把它们弄个明白。

宋代洪迈有言：“俗语有所本。”（《容斋随笔》）民间传统俗语，都有历史来

历。有些词语，前人写入文章，我们便有可能找到。另有一些，前人不曾用于著述，我们今天就不知其流。我想，中国古代那么多书，我阅读仅沧海一粟，因此查证非常有限。如果多用时间，埋头故纸，我相信还可以核出它四五百条。在记录的3900条（还在增加）词语中，1500条已占了将近40%的比例。再查下去，这个比例可能高达50%。同处北方，陕北日常口语里，却这么高比例地使用着被普通话废弃了的古代词语，是我万万不曾料到的。由此，我对陕北话的早期敬意，上升为敬仰了。我知道这是偏好所致。试想，如果我不理解、不喜欢文化传承的东西，那么，我对陕北话的态度，一定是从鄙视开始，到厌恶结束。

就这样，守着一片湖光山色、一方白云蓝天，伴着一墙书籍、一台电脑，我在乡下过了这么几年。

陕北话里古词之谜

宋代马永卿曾说：“古今之语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别耳。”（《懒真子》三）一千年前的这种认识，放到今天看，依然有理。唐宋以来，白话文写作开始出现。从《敦煌变文》到禅宗语录如《五灯会元》类，加上《朱子语类》《三朝北盟会编》之类著作，可看出当时口语与今日差别不算特别大。那时的人跟今天的人之间，完全可以口语交流——如果方音能懂的话。到了元代，戏曲中的道白，跟现在的说话，已经没什么不同了——至少是跟电视普及前的陕北没什么不同了。这种情况使我怀疑，比唐宋更早年代的口语，是不是也很有些白话性质？对那时的言语，我们今日只知书面文言，不知口头俗语。一些现代普通话口语中没有的词汇，白纸黑字出现在古人文章里，我们便名之为“文言词汇”。

其实，文言词汇，大都来自口语。陕北话里使用的很多文言词语，都是“斗大的字不识一毛口袋”的农民，代代口头相传，断非学自书本。这些文言词汇的产生过程，是农民口语在先，文人文章在后。文人创造的词汇，至今多为成语，很少进入农民口语。不过，农民也有成语状态的词，口口相传，节奏感强，至今不衰。前二年陕北流传用农民成语创作的手机短信一则：“你走路喝林搅拉，说话憨溜少适，常常日急慌忙，不说圪情马匝。而今（ge）你又糊得挖眉（mí）二道，鼻淌涎（hán）水，站在那儿憨溜不唧，辱眉（mí）现眼。把你还能得不行。快去（kè）！”大意是：你走路听里咣唧，说话傻里傻气，常常急急忙忙，不说干脆脆。现在你又脸脏得汗水和泥，鼻涕过河，站在那儿傻了吧唧，丢人现眼。你还能耐得不行。快边儿去！

鲁迅曾有言：“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且介亭杂文·门外谈文》）远古时代，人们的口语就比较通俗，不可能整天聊天儿都说着“厥若彝及抚事如予”这样的话。文字的产生，开创了言、文脱离的历史。早先书面语言的简洁，所谓的“惜墨如金”，一定与当时记录文字的技术条件有关。结果，书面所刻所写，跟口头所说，差距颇大。后来，书写成本越来越低，文章日趋骈俪。韩、柳往回拉了一把，竟确定了文言文的高端地位。不过，文化人写作口语化的倾向，早已出现了。《世说新语》便可谓通俗之

初。唐宋至元，白话文发展迅速，言、文开始走向融合。明清小说则俚俗口语全面使用，长篇巨著层出不穷，实现了言、文一致。那时，书面文言体系已如朽木牌坊——皇上御批都“我手写我口”，常用大白话。后来“五四”一推，轰然倒塌。之后，文言词汇也就在现代白话文的革命浪潮里，沉没没影儿了。

然而，在陕北话里，我们听到成群的古语还在使用。这说明，文言词汇本来就出自口语，而且古今口语表达变化不大。如此，这样的词汇群才可能大规模地活用至今。几千年来，口语发展变化，但本色如故。如果古人真是用那种佶屈聱牙的话来进行日常交流，到变成现在这样儿，是不可能让那些词汇活下来的。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什么陕北话里保留着那么多的古代词汇。

方言词汇以音、义代代相传，不依文字。古代词汇保留最多的地方，一定是在闭塞偏远的乡间。那里农民习语，全都承自祖先。像陕北那样的地方，几千年来，交通阻隔，地方闭塞，生产方式不曾进步，生活方式稳定保守。由于没有文化，很难学会官方语言。由于耕种为生，政治风云也没影响。正因为此，许多一两千年前的，甚至更久远的生产生活日常词汇、语义，也就停滞在这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陕北，在农民的口语当中，活生生地使用至今，不为外人所知。

不过，有个问题。陕北这地方，自古以来，五方杂居，或饮马放牧，或落地生根。早有熏育、犬戎、白翟、林胡游牧在此；又有匈奴、鲜卑游牧征战。羌胡、柔然、突厥、回鹘都曾打马而过；龟兹、库莫奚、乌丸、氐、羯也曾越岭翻山；党项、女真得以划界统治；蒙元之后，还有与鞑靼、瓦剌的局部冲突；回族居民亦从甘、宁迁入陕北。很多历史民族，都在这里留有他们的后代。一个能够有规模地保留古代汉语词汇的地方，应该是长期稳定地居住着汉语人群的地方，就像中原，就像南方，就像古代从北方移民到南方的那些人群。而这儿，竟然是个许多历史民族都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这里曾发生战争无数，仅宋夏之战，就打了百年；最近的那次民族动乱，也持续了十余年。而且，今天说着古代汉语词汇的余家沟人，大都来自曾经操党项语言的西夏旧地。虽然早已“渐染胡语”，但历史久远的汉语词汇，像两千年来只用于皇室的称耕地为“耜”，居然能在这里的民间口语中，持续使用至今。这是什么原因？陕北人的祖先究竟在哪儿？他们当中，真会有人是从某个历史民族融入汉族？他们的祖先都经历过什么样的移民历史？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两宋靖康之乱，那些大移民的时代，他们又都在哪儿？难道他们是宋代边防战士、明代长城守军的内地后代？对于我来说，这些，是千古之谜。

但清楚的是，余家沟人，不论他们来自何方，他们说的话是陕北话。陕北人和陕北话，植根于厚重的黄土高原，风霜刀剑，历史如烟，草木精华，千凝百炼。我，只是从陕北方言之源上，掬一抔土。

方言需要天然的文化生态环境

我们总以为北方方言不如南方方言古老。其实不然。北方方言中的古汉语存留，并非人们认知的那样空白。目前这本书里所列陕北话里的词语，并非都找到了书面最早源头，口语源头是语源学家的事情，因此没有给它们做历史层次断代

的条件。但是，仅从目前整理的情况看，收入这本书的词语中，先秦两汉南北朝用语就已占了31%，唐宋时期的约有34%，元代以降者为35%。如果不算元代以来，先秦至宋的上古、中古词汇，也已有近千条，在书中占65%。在我的随机性很强的陕北日常口语词汇收集——3900条里，占了1/4。而且，这些词语的使用，好多都并不局限于陕北，在整个晋语地区，广有分布，以至华北京郊。

一代又一代不识字的北方人，口口相传着那些词汇。那些词汇支撑着他们的生活，没受外来文化冲击。虽然语音逐渐有变，甚至语义有变，古老的文化却能静静地保留。陕北农民不知，在闲话家常里，在嬉笑怒骂中，他们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

文化多样性的基本现象之一，就是语言多样性。每一种地方语言的存在，都表明一种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延续。这是中华文明的财富积累。在强制“书同文”两千多年以后，我们看到了强力实现“语同音”的远景。方音消失，看似无伤大雅。问题是，很多词汇必将随之消亡。而它们，正是语言文化的继承性的重要表现，是语言文化的精华所在。汉语方言承载的语言文化、历史文化，将随着“语同音”的实现而彻底灭亡，永不复生。

“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明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方言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很有物竞天择的味道。但这是一种平等的、自然的竞争，不应该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方言无须人为保护，但也无须人为消灭。三千年都不死的东西，说明它在天然的文化生态环境下，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如果这种文化生态环境被人为破坏，方言必然快速走向断子绝孙。

文化是人类行为的可能性的不同选择。落脚东亚的这群人，选择了用汉语汉字承载的文化。与地球上其他地方的文化比较，这并无等级优劣之别，也无先进落后之分。在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今天，我个人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敬之有加的。

同样，我不觉得方言落后，也不觉得方言先进。因为方言就是一种文化，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眼里，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系统，借用好友吴思的经典语言，是一个被现代商业文化、政治文化掩盖了的“潜”系统。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成为这个系统的各个单元。文化观念维系着这个系统。而这个系统的媒介，就是方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只是把一盘散沙捡到盘子里。系统性地保护天然的文化生态环境，才能维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其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和振兴，才能使拥有这些遗产的人群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

问：这什么也？答：收音机也。

问：你哪去也？答：我城去也。

这就是陕北话。今天，几乎所有人都能唱响一曲陕北信天游，因为陕北历史风情，打动无数人心。民歌秧歌腰鼓剪纸，世所熟知。现在，我想把我知道的黄土高原破碎沟壑里、吆牛踩场的农民话语中的那些祖传的俗语，告诉大家。俗语也是不断发展不断消亡的。像今天陕北管输液叫“吊液体”，管汽车钥匙孔叫“匙

位子”。所以，古老的口语不会成为现代文明发展的阻力。有些仅在民歌里保留的词语如“菱花”“梅香”，口语中早就不用了。还有很多现在老年人说话中冒出来的词语，连当代陕北后生可能都会闻所未闻。加上电视日益普及，普通话影响深远。想到这里，我觉得，用文字记录下来一些东西，悲观地说，有点儿文化抢救的性质；而乐观地说，也可能对保护文化多样性有些用处。

赘言几句

对这书里的陕北词语，我依自己对陕北生活的感觉，分为“陕北的古代人称人身词汇、表述行为的陕北古老动词、陕北日常生活中的古人词语、陕北古老的人际交往词语、有关婚丧信仰精神寄托的陕北古词、陕北关于天地自然的古老用词、陕北话里的古代虚词”7个方面，和“亲属：叫了一千五百年的‘大’”、“劳作：造字之前‘耕’就叫‘耜’”等42类，不合方言调查规范分类。类别中，按陕北话音序排列词语。对这些词，在用普通话词义解释的同时，还引用了很多使用着这些词语的当代陕北语句，以图较全面地反映陕北话的面貌。此外还有古代人对这些词语的使用情况及当时词义。内容大体如此，书写不拘一格。我还将所拍照片230多幅插在文中，以便帮助了解词义，或帮助了解陕北。文后附有拼音索引和笔画索引。

成书出版之前，有三位朋友通读过这部书稿。他们是子明兄、吴思和王勉女士。

子明兄是政治学家，曾在内蒙插队，熟悉与陕北话大体相通的内蒙汉语方言。他通读了书稿后，七八九写了若干条意见，并逐词讲解他对书稿中问题条目的看法，纠正我所注语义的错误，使我获益颇丰。他建议我将原来的拼音排序改为分类排序，并建议我整理参考书目，以突出表现陕北语言文化的传统继承性。

吴思是历史学家，曾在京北山区插队，熟悉那里的俗语。书中提到的京郊山区民间使用相同词语的内容，大多都是他的建议。他也建议并动手帮我改变排序，反反复复，直到我们都觉得还可以了。我们俩为这本书列出的书名，可能有二三十个，不是他不欣赏，就是我不满意。其间甚至卡壳停顿。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在根据他的思路又列书名的时候，突然蹦出“听见古代”四个字，我二人同时击案，就是它了。

王勉是中华书局的资深编辑，上山下乡时去的云南。她对本书进行了编辑加工。重要的是，她在编辑过程中，再次帮我调整敲定目录，并根据词义，指出我选用不当的若干古字，并提出了用字建议。我回家翻书，方知准确。她还建议我加上了一些与老北京话用词进行对照的内容。我记得她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单位同事在看了书稿里“跌”字词条的内容后，说“北京话里的‘颠儿’会不会就是这个‘跌’？”她还建议“合(gé)”字可以对照日语。诸如此类。她建议我对书稿内容朝这个方向进一步开掘。后来我在“跌”词条里加写了“颠儿”的内容，又请老友张强塞娜讲解了日语的“合”。由于学识浅薄，我无能对已就书稿内容进行更深度的研究，只补充二三而已，颇类敷衍。

子明兄、吴思、王勉还都曾指出我引用典籍的不当之处。对他们的帮助，和

他们曾经给予我的热情鼓励，我深致谢意。

原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当英语系主任的张亦政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傅爱兰教授，在语言学和语音学方面，给了我很重要的指导。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文献阅览室的师晓峰老师，在古籍查阅方面，给了我很重要的帮助。我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必须表达我的惶恐：因为学识浅陋，难免附会牵强、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冒失偏颇，词源本字疏于钩沉，引用文句难免错谬。我盼望得到指教。学海无涯，深不可测。对待学问，必须毕恭毕敬，放肆不得。只希望能有更多朋友对古老的陕北话感兴趣，只希望能给语言学家、方言学家研究陕北方言、研究晋语，提供些许有用的素材。

王克明

2006年2月18日于看云轩

E-mail: kemingw@126.com



总目录

前言	1
目录	1
一、陕北的古代人称、人身词汇	1
亲属：叫了一千五百年的“大”	1
称人：这里还有孔子的“子”？	8
人品：人心不能太偏了	26
性格：那人脾气恹恹的	33
样子：铺眉苦眼，起模画样	38
人体：光脑屎蛋精沟子	43
健康：“病差了”就是病好了	50
二、表述行为的陕北古老动词	56
劳作：造字之前“耕”就叫“耜”	56
吃喝：你把剩饭杀割了	66
行走：假这条路趑的奔了	74
瞧看：他趴在那里觑人家	84
手臂：两手掬起一掬米	86
身体：操心崖里踢下去	113
说话：咋听不见他言诨？	134
心智：见肥肉块子就爱	143
三、陕北日常生活中的古人词语	160
光景：一个人睡觉多孤操	160
名物：二等吃烟，腰别火镰	181
饮食：臊子其实就是沙司	205

性状：他小日本丑势了	218
行状：一口酒喝得七七八八	251
数量：“好少”就是很多	275
 四、陕北古老的人际交往词语	284
处世：谁也出不了你的彀	284
和睦：常就漆胶在一搭儿	291
矛盾：不要拿大奶头子吓声人	300
交易：咱放在等秤上货	312
代词：他兀就没长眼？	317
 五、有关婚丧信仰精神寄托的陕北古词	323
婚恋：十五上开怀交往下你	323
性：你说那是个厉害？	331
生老：侑食三千年	337
信仰：望乡台上挂金牌	348
娱乐：闹五音哨枚笛	353
育人：大宦成人	358
 六、陕北关于天地自然的古老用词	364
天地：参在天河滨在地	364
植物：老树上蕞出一蕞小枝子	382
动物：驺脊梁马驹怪子	385
时间：先前儿来，外后儿走	392
方位：古代“何许”和陕北“谁许”	413
 七、陕北话里的古代虚词	422
副词：流水有人走城着	422
介词：三十六眼窗子迎南开	446
连词：怎么则我不去了	450
助词：哪去也？城去也	452
象声词：圪刺刺和哟哟营	464
 参考引用书目	466
汉语拼音索引	475
首字笔画索引	494
后记	513



目 录

一、陕北的古代人称、人身词汇 1

亲属：叫了一千五百年的“大” 1

大 (dá) 1

儿 2

父子两个 2

汉 3

姪子 3

老子 (zì) 3

两亲 (qìng) 家 3

两姨 4

妹子 4

女子 (zì) 4

婆姨 5

前家儿 (ér) 6

前家后继 6

他大 (dá) 的 6

小子 (zì) 6

先后 (xiè hòu) 7

媳妇子 (xiú zì) 7

称人：这里还有孔子的“子”？ 8

拜石 8

板障 8

才地 8

迟来的	9
鞑子	9
儿女子	9
疯汉	9
富汉	10
锢漏 (gú lu) 匠	10
瞎 (hā) 汉	10
闲 (hán) 人	11
好人家 (jia)	11
赫 (hě) 连城家 (jia)	11
后生	12
.....家 (jia)	13
匠人	15
脚 (jiě) 户	16
旧时人	17
赖人	17
老 _儿 (lǎor)	17
老的 (de)	18
老汉	18
老婆 _儿	18
邻家	19
流民	19
溜达 (liù da) 鬼	19
蛮婆	19
梅香	19
尿床鬼	20
平人	20
亲朋	20
穷汉	20
人	21
子 (sī)	21
娃	22
歪刺骨 _儿 (wǎi là gǔr)	23
万民	23
先人	24
小小 (xiao)	25
牙子 (zi)	25

哑子	25
掌柜	25
众人	25
周赧 (lǎn) 王	26
自家	26
人品：人心不能太偏了	26
偏 (biǎn)	26
薄	27
不识事	27
不识羞	27
残	27
残秽 (huo)	27
逞 (cēng) 过头	27
短	28
儿	28
解 (hài) 事	29
狡	29
精明	29
赖	30
能	30
浅	31
实善	31
恹 (yōng)	31
贪	31
歪	32
威显	32
正	33
性格：那人脾气恹恹的	33
悞 (biē)	33
不惯	33
不识耍	33
恹 (chǒng)	34
憨	34
好 (hào) 耍	34
恢	34

唧 (jǐ) 溜	35
懨 (jiào)	35
拉搭 (là ta)	35
蒙 (mēng)	36
捏怪	36
憋古儿 (piè gǔ)	36
怵 (qiú)	36
趔 (sè)	36
倥倥 (táng táng)	36
惰 (tuó)	37
洒落 (xǐ là)	37
性气	37
性燥	38
直佬侗	38
样子：铺眉苦眼，起模画样	38
板	38
肥	38
干 (gān)	38
圪踵踵 (sǎ sā)	39
圪挣挣	39
圪皱	39
光头圆脑	39
红馥儿馥儿 (fēfē)	39
欢	40
灰头土面	40
活不拉拉	41
急	41
僚	41
绵臃臃 (nàng nàng)	41
妙	41
铺眉 (mí) 苦眼	42
起模画样	42
丑 (qiú) 势子 (zì)	42
湿淋浸 (qiē)	42
瘦怯怯 (qiē qiē)	42
死临侵	42